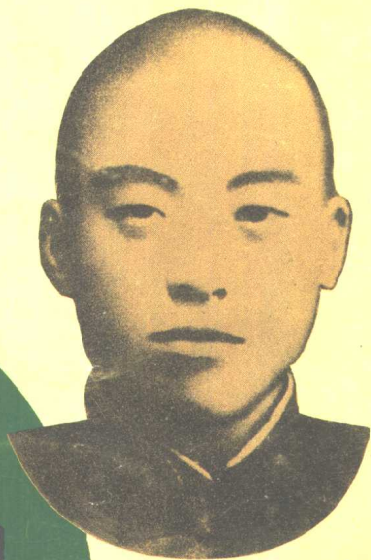


头颅可断腹可剖，
烈气难消志不磨。
碧血青蒿两千古，
于今赤旆满山河。

郭沫若



革命烈士卷

杨靖宇

董十里 编著



- 一介书生投笔从戎，
铲除军阀恶霸
扶助工农群众
- 领导确山、刘店暴动
中原大地扬威名
- 东北烽火连天涌
日寇铁蹄践踏中华大地
组织武装游击队
指挥抗日联军十万兵
- 丹心正气抗日十载
断头剖腹献身民族解放
是军人的楷模
人间处处传颂他的英魂

革命
教育
丛书

革命烈士卷

杨靖宇

董十里 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靖宇/董十里编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2

(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 烈士卷)

ISBN 7-5006-1472-1

I. 杨…

II. 董…

III. 杨靖宇-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 × 1092 1/32 4.75印张 2插页 98千字

1994年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20元

青年革命傳統
教育系列叢書

王明著

第一章

凌晨，寒冷苍茫的天空，缓缓地掀起沉重的夜幕，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中，东方刚刚泛出一丝惨淡的光亮。在通化省的日本侵略军军用机场上，一架轻型军用飞机正在启动。日本讨伐军司令官一行人进入飞机之后，被喻为空中摩托车的轻型军用飞机，象只追食的小麻雀一样，急速地飞向了半明半暗的天空，朝东北方向的濛江上空飞去。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长期策划，制定了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一九四一年三月“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成立了“联合讨伐”司令部，抽调日本关东军第六六九部队长(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野副昌德少将为讨伐司令官，并调集了关东军六六九部队、八九〇部队、五九〇部队、三五九部队以及大量伪军，总计七万五千余人。这次大“讨伐”的目的，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是“以专用部队的讨伐为‘纬’，以警防队及其行政警察、森林警察、协和会的工作及其它各关系机关的各项工作作为‘经’，发挥日满军警的综合力量，专心一意捕杀歼灭杨靖宇……”。并采用残暴、狠毒的“武力战”、“经济战”、“思想战”围剿杨靖宇和他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此次日军从上至下，死死咬住杨靖宇，志在必得。

此刻，野副昌德少将司令官正从飞机的舷窗向外望去。

天宇无比辽阔，透过几片淡淡的悠悠浮云，在遥远的天边，一轮橙红色的太阳正在升起。这给野副昌德的心窝里注入了一股暖流，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的内心兴奋了。但作为一位老道而敬业的职业军人，他那温文尔雅的面容，将他的喜悦包住了，含而不露，他显得异常从容冷静。

野副昌德少将又侧了侧身，朝下面望去。大片大片古老而又苍劲挺拔的红松林从眼前掠过，看上去它们都有几百年的树龄了。红松树的针叶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仍然那般葱翠，太可爱了，永远不会凋落的松叶。林间是晶莹耀眼的白雪。白雪覆盖的是一把能攥出油来的肥沃的黑土地。中国人真是有福气呵。中国人常说，关东山有三个宝：人参、貂皮、靛鞣草。其实何止这三宝！森林、河流、黑土上的庄稼，黑土下的矿藏，以及黑土地养育出来的能干活的憨实的汉子和会生孩子的健壮的女人！这些可都是宝啊！

美丽富饶的满洲，这里的一切的一切，都具有无穷尽的魅力，都是大日本国所无法比的。野副昌德少将不禁流露出对满洲山山水水一草一木贪婪的情意。难怪田中首相上奏天皇时称：“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满蒙”。田中一义首相早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东方会议最后一天的训令中讲：“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作特殊的考虑，并对该地之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飞机震动了一下，然后就在濛江县城外的一块平坦的野上降落。“‘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啊！”野副昌德少将自语着。飞机停稳后，他们一行人爬出了

机舱。关东大地的寒气，立即裹住了这群日本军人。他们异常严肃地向山里的目的地走去。

这座山叫五斤顶子，位于濛江城的东面。山上树高林密，沟壑纵横，布满厚厚的积雪。

野副昌德少将一行人来到现场，周围根据岸谷隆一郎的命令布置了警戒哨。岸谷隆一郎是伪通化省警务厅长，为追杀杨靖宇专门坐阵濛江县的。今天，他脖子上系了条白毛巾，恭候着亲临现场的司令官。他们要开一个特殊的研究足迹的会议。

岸谷隆一郎向将军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引着将军走到现场旁。雪地上放着一个木制的罩子，岸谷小心地掀起木罩，将军一眼就看见了那双很特别的脚印。

岸谷隆一郎说：“将军，您请看。”

野副昌德将军两眼盯了一会脚印，问道：“谁发现的这双足迹？”

岸谷隆一郎说：“是崔青峰大队长，崔君率领他的部下正在这一带执行搜捕任务。”

野副昌德少将点点头，并用赞许的目光看了看岸谷。他知道崔青峰是支那人，从抗联部队投降后归顺过来的，现任伪警大队长。这样的人还不少呢。主要功劳要算岸谷的。岸谷隆一郎领导的工作班在用思想战术来瓦解抗联军人方面成绩卓著，象抗联一师师长程斌这样的曾经是杨靖宇将军的臂膀人物都被岸谷的特别工作班策反过来了。这些人使大日本国取得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野副昌德少将又向岸谷问道：“这双足迹真的具有非常重

大的意义吗？”

岸谷回答：“哈依！”

岸谷隆一郎继续报告说：“这是一双靰鞡踩出来的足迹。靰鞡是一种用兽皮制成的鞋，里面垫上靰鞡草，十分暖和，为满洲人所独有。但一般抗联部队兵士在冬季穿日本驻屯军的铁钉皮鞋。这双靰鞡踩出的足迹又宽又大，而且印痕很深，表明此人个子高大，脚也很大，日本军人的军用鞋他穿不了，只好穿这种特制的靰鞡。这与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吻合。”

野副昌德少将又问：“足迹专家鉴定了吗？”

岸谷隆一郎认真地回答：“鉴定过了！”

野副昌德将军说：“结果呢？”

岸谷隆一郎肯定地答道：“千真万确！”

在一旁的益子理雄警尉补充说：“按崔胃峰大队长的说法，‘沿这个足迹走，走一里半地，一定会发现目标’。”

野副昌德少将十分清楚，要追捕的这位抗联将军，日本东京陆军本部时刻都置于严密的关注之下，因为他拖住了日本几十万的兵力久久不能入关作战。他弄得驻满洲的日本军人昼夜不宁。如果满洲不肃正，便严重影响日本人的经济军事利益；不把杨靖宇清除掉，会直接影响日本进攻中国的战局。

这位日本少将满意地对岸谷隆一郎微笑了一下，说：“很好，这个所谓‘满洲治安之癌’就要根除了。岸谷君，迅速行动，为我们大日本国的事业，为天皇陛下！”

岸谷隆一郎庄严地将双腿一并，十分响亮地回答道：

“哈依！”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还都没有散去。它们似乎是想再多留住一会儿，把自己的余辉尽情地留给关东大地，洒向莽莽无际的长白山和老林子。濛江县东面的五斤顶子，格外的寂静，只有松林上空刮起的寒风，发出阵阵沉重的鸣鸣。

在一个十分隐蔽的山坳里，雪地上有一座用树枝搭起的低矮的小棚子。棚子后面有座高岗子，上面生长着几株挺拔的红松。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正倚着松干，站在高岗上，凝视着苍茫的群山和莽林。他，就是威名远扬的东北民主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斑驳的星月之光照在那张长满胡茬棱角分明的脸上，那双刚毅的眸子周围，竟然光烁着泪泉。这条一米八六魁梧的大汉，有生以来第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泪珠淌到他高高的饱经雨雪风霜的颧骨上，又结成了闪亮的冰花。

他多么眷恋这块真正培育了他的关东大地白山黑水呵！是这块燃烧着抗日烈火的沃土，使他从一个书生，锤炼成长为一名驰骋沙场的骁将。七八年来，他与日军浴血奋战，战马长啸。他有无数次辉煌的战绩，他的麾下真可谓征几十万，战马八千。民间有歌唱得好：

十大联军十万人，
救国抗日一条心。
步炮联合除倭寇，
铁骑纵横扫妖氛。
但愿民族获解放，

白山黑水庆升平。

可是，现在他失败得太惨痛了。身边，只剩下六七名战士，其中还有几位伤号，他差不多就是光杆司令了。许多天来，他带着抗联战士，疲于奔命，睡在雪地上，只靠树皮、草根、雪水充饥，他心里感到非常凄苦。

“狗娘养的日酋！”

他把牙咬得嘎嘎作响。他绝不是光杆司令，在无边无际的长白山上，四面八方都有突围出去的部下、战友，有无数的骨肉好兄弟。他仿佛听到了他们在唱自己谱写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歌》：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军，
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
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
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

.....

那嘹亮威武雄壮的歌声，象号角一样在高山密林中回响。他们还在继续抗战，撵走日军，夺回失去的河山，骨肉好兄弟们！

做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将军，杨靖宇察觉到此次日伪合围，是几年来最疯狂残暴的一次合围。他身边丧失了一大批与他生死同心的勇士，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倒下去，鲜血染红了白雪。而从日酋出动飞机和人马能准确地咬住他的迹象看，杨

靖宇预感到他的队伍里，又有人当了日本的狗。这不能不令这位坚强的汉子仰天长叹，感慨万千。一边是热血男儿打江山，一边是无耻败类卖江山。他能不流泪吗！

天蒙蒙亮的时候，杨靖宇的警卫员小黄醒了。他肚子咕噜咕噜叫得烦人，还觉着肚子上的肠子往下垂得生痛。肚子一闹腾，就给小黄闹醒了。小黄睁眼看见自己的司令坐在熄灭的篝火旁，用牙咬着大拇指，好像在吃什么好嚼裹似的，就知道司令在考虑问题。他跟司令快两年了，知道司令有一考虑事情就爱咬手指头的习惯。弄不好司令又是一宿没睡咋的。

小黄想一轱辘爬起来，可是身子软得要命，不好使唤了。他动了动没站起来，身下铺垫的树枝却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他骂了一句“他娘的”，又鼓了鼓气，用手撑着雪地，才算站起来。肚子里又一阵紧张，他赶紧找了块低洼的地方，蹲下身方便方便。

这时，警卫员小朱也有气无力地走过来，朝雪窝里撒了泡尿，吱地一声吱出一个发黄的雪洞。

他看着小黄说：“还没拉干净呀？瞧这骡子肉闹的！”

原来，昨天白天大家饿得实在走不动路了，就有人提议说，咱们还是到山下木场子里，找伐木工人弄点干粮吧。

杨靖宇把这事看得非常重。他认真地想着，背着手在雪地上走来走去，沉思了半晌，才慢慢地摇了摇头说：

“不能再那么做了，工人的生活也很苦，挣点吃的不容易呀！”

他又溜达了一气，忽然收住脚步说：

“有啦，去搞日酋的牲口。”

山下的村子里有日本讨伐队的许多骡子。那些骡子吃的可都是上等草料，个个膘肥体壮，皮毛上泛着油光。

他们去了两个人，果真牵了匹骡子回来。于是大家动手，化雪水煮骡子肉。好不容易摊上顿荤腥，肉煮得半生不熟的，就那么嚼巴嚼巴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虽说没盐，可也觉得特别香。可没成想，因为好多天总在山上跑，肚子里不是草根，就是树皮，从没进过带油的东西，哪经得住这顿白水煮骡子肉呀，到晚上大家都拉了肚子。

这时另一个警卫员小聂也跑过来蹲在雪地上凑热闹。几个人蹲着骂了一阵日本鬼子的娘，然后又说，小日本真是鬼道，张作霖张大帅怎么样，那可是人精。不是人精他能从剿猪卵子的混到东北三省巡阅使吗。妈了个巴子老张，是人精。可他还是没精过日本人。张大帅跟日本人套关系，请日本人帮他搞兵工厂，弄出个沈阳造。还请了日本人在身边侍候他当顾问。张大帅拿着沈阳造一气打到北京，做了威风八面的安国大元帅。他放个屁，能响半个中国。不全靠跟日本人套关系吗。小日本便借着茬口要求向东北增派部队。张大帅一听就黑了脸，拍了拍屁股上的盒子炮，说妈了个巴子这咋行呐！

小日本一看，心说便宜不能让你个剿猪卵子的占全了，我们大日本干嘛来的，不能白使唤呀！于是就在皇姑屯用炸药算计了他。

其实，老张早晚得遭日本人算计。

小日本一边帮助张大帅造沈阳造，一边自己在国内造三八大盖枪。“九一八”日本人三八大盖一响，中国兵才醒过梦来，沈阳造顶不住三八大盖。你说狗日的小日本鬼不鬼！

几个人正说着，就听见由远而近传来了嗡嗡声。他们知道又是日军的飞机来了。打了好几年仗，就这段日子开眼，总算见着什么叫飞机了。日军能鼓捣飞机来打仗，飞机里坐着日本兵，有时还向他们招手，可真神气。

这回是两架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了几圈，也没向他们招手，也没向他们开枪打炮，而是往下扔了捆东西。那东西在空中散开，花花绿绿的飘下来。那东西不是别的，是传单。有几张正落在朱文范和聂东华身边。他们顺手捡了几张。

这几年跟着司令，也学认了些字，所以他们能把传单看个囫圇。传单分两种，一种是写给司令的，说，杨司令你是位令人敬佩的人，是国家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竭力劝说他参加日满合作，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团，享受王道乐土。另外一种“告抗日军诸君们”，说诸君饥寒交迫，在冰天雪地里，痛苦异常，缺乏生活之兴味。说，当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诸君日夜不得安宁。说，抗日迷梦应行速醒，诸君从速收顺，大日本军保证生命安全，介绍职业，使之共享大满洲国恩……

小聂说：“瞧，写得文绉绉的，怪有墨水的。”

小朱说：“狗日的王八羔子，扯什么鸡巴蛋！”

小聂说：“可不能这么说，日本军真是不错，真想着咱爷们。知道现在咱爷们跑肚拉稀，就专门用飞机送擦屁股纸来了，你说好不好？”说完，他笑嘻嘻地用传单揩了屁股。

几个抗联战士用雪擦了擦脸，再不敢吃白水煮骡子肉。

可又不能眼睛看着骡子肉让自己的肚子挨饿。结果还是杨靖宇有主意，他用骡子的肋条骨，把一块块骡子肉串起来，架在火上烤。骡子肉经火一烤，油都滴答出来了，焦糊焦糊的，吃起来比煮的好消化得多。

他们正吃着，又听见嗡嗡的飞机声。几架飞机擦着树梢飞了过来。

日本军的飞机飞得很低，朱文范他们能瞧见驾驶舱里的带着风镜的飞行员。飞行员也把他们看个真灼。

日本军的飞机在他们头上转了两圈，然后拿个小红旗摇了摇，嘴里还嚷着：“这里的有，这里的有！”说完就飞走了。

杨靖宇和几个战士的行踪，首先是被在这一带执行讨伐任务的崔志武警察队发现的。崔志武立即报告给岸谷隆一郎，岸谷又马上打电话向野副昌德报告。于是敌人出动了侦察机，接着，又调动了唐振东、崔青峰、程斌等讨伐队，一起围剿。

大约两袋烟的功夫，日伪军就顺着雪山沟摸了上来。日军和伪军一面放枪一面大叫：

“投降吧，投降了有粳米洋面吃……”

“去你妈的王八羔子！”

小黄小朱几个人抡枪就打。杨靖宇带着他们边战边退到一个有利的地形上，便和日伪军展开对射。这群日伪军紧追不放，越来越近了。相距大约三百米的时候，崔青峰的队副日本军人伊藤趴在雪地上向杨靖宇喊话：

“你们跑不了啦，快投降吧！”

杨靖宇将计就计，回答说：

“你们不要打了，我有话要说，请你一个人过来。”

伊藤听了信以为真，连忙喊道：

“好的，我马上就去！”说完，他起身刚要迈步，就听“啪啪啪”三声枪响，伊藤一个斤斗栽到了雪地上。杨靖宇的枪法可真叫厉害，伊藤的肠子都被打出来了。大队长崔胃峰一看，气急败坏地站起来，还想向前冲。又是几声枪响，崔胃峰的大腿给打折了，一下子瘫了下去。日伪军一片混乱。这时，小朱小黄两人打掩护，杨靖宇趁机带着几个战士甩开了敌人，转移到山背后去了。小朱小黄也一个滚子，顺着雪坡滚到了山下。

山下是木场子，伐木工人听见枪声，撂下东西就跑开了。小黄顺手拣了块苞米饼子揣在衣兜里。这时，他感到左腿不得劲儿，伸手一摸，棉裤里湿漉漉的，一股血腥味，才知道自己负了伤。

不管怎的，先找司令要紧。他向前爬了一段，爬到司令身边。杨靖宇见他疼得直哆嗦，叫聂东华掰了块大烟塞到小黄的嘴里，吃了这东西可以止止痛。日伪军又喊叫着冲来了，他们抵抗了一阵，钻进了老林子。

这次战斗，小黄、黄生发的腿，朱文范的左膀子都负了伤，刘福泰左手打了个洞，老孙被打掉了一个大拇指头。

天黑了。日伪军天一黑就不敢贸然追捕了。杨靖宇他们找个隐蔽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可是不敢生火，只能在雪地上干坐着。这天夜里天空格外晴朗，月光照在雪地上，银光闪闪的。林子里不算黑，大家都能看得见彼此的面孔。

杨靖宇仿佛不累似的，背着手在林子里的雪地上，来来回回不停地走着，步伐依然十分沉稳、有力。几个战士觉得有司

令在身边，心里都踏实了不少。杨靖宇走着走着，就转身来对大伙说：

“看来情况更严重了，咱们最好能分开行动。”

几个战士一听都着急了，说：“我们愿意跟司令在一起。”

“可不能离开您哪！”

“咱们活，活在一堆儿，死，也死在一堆儿。”

杨靖宇严肃地说：

“同志们，现在如果能多活一个人，就能给革命多增添一份力量，死在一块堆儿没什么好处。”

正在这时候，日伪军又摸了来。杨靖宇和几个战士分散着躲进一条公路旁的木堆里，日伪军搜寻了一阵，并没发现，就吵吵嚷嚷地开过去了。

敌人一走，杨靖宇他们又汇在一堆。杨靖宇说：

“同志们，按这情况分析，还是分开走好些，能突出去一个是一个。”

几个战士谁也不吱声了，他们知道，这是司令下了最后的决心了。

“黄生发！”杨靖宇低沉着声音说。

“有！”警卫员黄生发往前挪了两步答道。

“你领着刘福泰、老孙、好赛盖往回走，想办法找关系住下养伤，我带朱文范、聂东华去联络部队。”

黄生发四个人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泪眼汪汪地望着自己的司令。

杨靖宇又对黄生发命令道：

“你要记着，找找那个交通员，一定想办法带上他”，第五

路军军长周保中从牡丹江派来的交通员被打散了。杨靖宇说着，又从衣兜里掏出块黑乎乎的东西，掰下一块交给黄生发说：

“拿着吧，伤口疼得厉害时就吃一点。”

黄生发接过来一看，是块烟土。他的手颤抖着，真想倒在司令怀里大哭一场。

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往回走会比较安全。日伪军的“篦梳战术”梳过去，就能找个空子钻出包围圈。可往前走危险性就大了。可为了缩小目标，也只得分兵行动。

这时，黄生发把那块拣来的苞米饼子悄悄交给了小朱，小声说：

“你要照顾好司令，有司令在，咱们还能揍小日本。”又对小聂说，“我走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司令。”又朝司令说，“您要保重哪！”

杨靖宇走过来一一跟四个人握手。那双大手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月光下，小黄看见司令瘦多了，颧骨显得特别高，两颊象刀削的似的又黑又粗糙。前额上的皱纹也明显地深了，都是这些天熬的。但司令的声音仍然像过去一样坚定。他说：

“同志们，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就是死，也不能向敌人屈服。革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胜利的！”

小黄他们走了，一步三回头。皎洁的月光之下，黄生发看见那高大熟悉的身躯，依然屹立在那里，真像一株遒劲挺拔的红松。